

最小二乘问题(Least-Squares Problems)

考虑一个实际问题，如果我们有实验数据 (t_j, y_j) ，这里 t_j 可以是标量或向量， y_j 一般认为是标量， $j = 1, 2, \dots, m$ 。理论和经验告诉我们，这组实验数据应该符合规律

$$\phi(x; t),$$

其中， $x = (x_1, x_2, \dots, x_n) \in \mathbb{R}^n$ 是待定参数。那么对于每一个数据，我们有

$$r_j(x) \stackrel{\text{def}}{=} \phi(x; t_j) - y_j$$

称为模型的残量，显然，为了得到所谓“最优”的模型，我们希望通过调整待定参数 x 来最小化残量。一种自然的做法是构建无约束优化问题，目标函数具有如下形式：

$$f(x) = \frac{1}{2} \sum_{j=1}^m r_j^2(x), \quad (10.1)$$

则相应优化问题称为最小二乘问题。其中 r_j 是 $\mathbb{R}^n \rightarrow \mathbb{R}$ 的光滑函数。我们将 r_j 看作残量(residual)，并且通常假设 $m \gg n$ 。

最小二乘问题的背景应用是大家熟悉的，最典型的一个应用就是上面提到的数据回归或函数拟合。这里强调一下 f 取这种形式的优点在于我们可以将向量函数

$$r(x) = (r_1(x), r_2(x), \dots, r_m(x))^T \quad (10.2)$$

看作一个 $\mathbb{R}^n \rightarrow \mathbb{R}^m$ 的映射，则

$$f(x) = \frac{1}{2} \|r(x)\|_2^2.$$

且 $r(x)$ 的Jacobi矩阵 $J(x)$ 为

$$J(x) = \left[\frac{\partial r_j}{\partial x_i} \right]_{\substack{j=1,2,\dots,m \\ i=1,2,\dots,n}} = \begin{bmatrix} \nabla r_1(x)^T \\ \nabla r_2(x)^T \\ \vdots \\ \nabla r_m(x)^T \end{bmatrix}, \quad (10.3)$$

其中 $\nabla r_j(x)$, $j = 1, 2, \dots, m$ 是 r_j 的梯度。于是 f 的梯度和Hessian有如下形式：

$$\nabla f(x) = \sum_{j=1}^m r_j(x) \nabla r_j(x) = J(x)^T r(x), \quad (10.4)$$

$$\begin{aligned} \nabla^2 f(x) &= \sum_{j=1}^m \nabla r_j(x) \nabla r_j(x)^T + \sum_{j=1}^m r_j(x) \nabla^2 r_j(x) \\ &= J(x)^T J(x) + \sum_{j=1}^m r_j(x) \nabla^2 r_j(x). \end{aligned} \quad (10.5)$$

在一般的计算中，计算 $J(x)$ 的代价要远小于计算 $\nabla^2 f(x)$ 。因此最小二乘法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尽可能只计算 $J(x)$ 而不去直接计算 $\nabla^2 f(x)$ 。比如在(10.5)中，只计算第一项，而舍弃第二项。当然这么做导致的后果是问题依赖的，也需要仔细分析。

背景

最小二乘的一个主要应用是数据拟合。

例10.1 我们考虑一个药物对病人的某个可测量结果 $\phi(x; t)$ 和五个指定的用药参数 $x = (x_1, x_2, x_3, x_4, x_5)$ (用量、浓度等等...) 以及服用时间之间的关系。经验公式告诉我们这些参数和疗效之间的关系为：

$$\phi(x; t) = x_1 + tx_2 + t^2x_3 + x_4e^{-x_5t}. \quad (10.6)$$

现对一个指定药品和 m 个病人，我们做了一组实验并得到了实际的结果数据 $y_j, j = 1, 2, \dots, m$ 。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最小二乘法去最小化目标函数：

$$\frac{1}{2} \sum_{j=1}^m [\phi(x; t_j) - y_j]^2, \quad (10.7)$$

从而得到目标公式的最优参数 x^* 。这个其实是统计学上定点回归(fixed-regressor)的一个特例。这里平方的本质是求模型结果 $\phi(x)$ 和实测结果 y 之差

$$r_j(x) = \phi(x; t) - y_j, \quad (10.8)$$

的 l_2 范数 (的平方)，它使得目标函数更加光滑，但是也使得误差的效应扩散。也有回归模型讨论 l_∞ 范数或 l_1 范数，但此时目标函数相应变为

$$\max_{j=1,2,\dots,m} |\phi(x; t_j) - y_j|, \quad (10.9)$$

和

$$\sum_{j=1}^m |\phi(x; t_j) - y_j|, \quad (10.10)$$

失去了光滑性，给计算带来额外的困难。本章节我们只讨论 l_2 范数的情况。

线性最小二乘问题

若 $\phi(x)$ 是一个关于 x 的线性函数，则对应的最小二乘问题称为线性最小二乘问题。此时残量函数(10.8)也是线性的，我们可以将其写作

$$r(x) = Jx - y,$$

其中 J 是矩阵， y 是向量，且都与 x 无关。所以目标函数 f 简化为

$$f(x) = \frac{1}{2} \|Jx - y\|^2, \quad (10.13)$$

其中 $y = r(0)$ 。而相应地，

$$\nabla f(x) = J^T (Jx - y), \nabla^2 f(x) = J^T J.$$

显然，此时 f 是凸的，因此我们只要求它的稳定点 $\nabla f(x^*) = 0$ 即可找到它的全局最小值点 x^* 。也即，以下方程

$$J^T Jx^* = J^T y. \quad (10.14)$$

的解。这个方程被称为(10.3)的正规方程组(the normal equations)。

注：这里等价于一个超定方程组的广义解，或求长方阵 J 的广义逆。

和之前讨论的类似，对(10.14)主要有两条路线可以求解，其一是基于Cholesky分解：

- 计算系数矩阵 $J^T J$ 和右端项 $J^T y$;
- 计算 $J^T J$ 的Cholesky分解 $R^T R$; (注： $R^T \neq J$ ，因此必须先计算 $J^T J$ 再通过Cholesky分解计算 R 。)

- 依次求解三角方程组： $R^T \tilde{y} = J^T y$ 和 $Rx^* = \tilde{y}$ 得 x^* 。

这个方法很容易实现，但缺点也很明显。就是 $J^T J$ 的条件数(condition number)是 J 的平方。因此相对原始问题(10.13)，直接求解(10.14)有可能会损失大量的浮点运算精度（数值不稳定）。当 J 是病态(ill conditioned)时， $J^T J$ 甚至会接近数值不正定。

注：另一种理解是， J 是一个 $m \times n$ 的长方形阵，但 $J^T J$ 是 $n \times n$ 的，这里丢失了信息的自由度，本质上是做了空间投影，引入了额外的投影误差。

第二个方法则采用QR分解。首先，我们回顾一下高等代数的结论：欧氏范数（ l_2 范数）在正交变换下是不变的。也即

$$\|Jx - y\| = \|Q^T(Jx - y)\|, \quad (10.16)$$

其中， Q 是 $m \times m$ 阶正交阵。假设存在正交分解（具体算法参见：Gene H. Golub, C. F. Van Loan, Ch. 5, p. 136, Matrix Computations,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, 2012, Baltimore.）：

$$J\Pi = Q \begin{bmatrix} R \\ 0 \end{bmatrix} = [Q_1 Q_2] \begin{bmatrix} R \\ 0 \end{bmatrix} = Q_1 R, \quad (10.17)$$

其中

- Π 是 $n \times n$ 阶交换阵(permutation matrix)，交换阵必然是正交阵；
- Q 是 $m \times m$ 阶正交阵；
- Q_1 是 Q 的头 n 列，而 Q_2 是后 $m - n$ 列；
- R 是 $n \times n$ 阶上三角矩阵(upper triangular matrix)，并且对角元均为正。

结合(10.16)和(10.17)，我们有（正交阵性质 $Q^T Q = I$ ，以及正交阵的算子作用不改变 l_2 范数。）

$$\begin{aligned} \|Jx - y\|_2^2 &= \left\| \begin{bmatrix} Q_1^T \\ Q_2^T \end{bmatrix} (J\Pi\Pi^T x - y) \right\|_2^2 \\ &= \left\| \begin{bmatrix} R \\ 0 \end{bmatrix} (\Pi^T x) - \begin{bmatrix} Q_1^T y \\ Q_2^T y \end{bmatrix} \right\|_2^2 \\ &= \|R(\Pi^T x) - Q_1^T y\|_2^2 + \|Q_2^T y\|_2^2. \end{aligned} \quad (10.18)$$

注意这里第二项和 x 无关，因此我们只需设法将第一项消成零，即

$$x^* = \Pi R^{-1} Q_1^T y.$$

这一步在实际计算中是先求解三角方程组

$$Rz = Q_1^T y,$$

然后

$$x^* = \Pi z.$$

这个方法实际的舍入误差是由 J 而不是 $J^T J$ 的条件数决定的。

第三条道路，则是基于对 J 的奇异值分解(singular-value decomposition, SVD)。（具体算法参见Matrix Computations的第8章）对 J 做奇异值分解，有

$$J = U \begin{bmatrix} S \\ 0 \end{bmatrix} V^T = [U_1 U_2] \begin{bmatrix} S \\ 0 \end{bmatrix} V^T = U_1 S V^T, \quad (10.19)$$

其中

- U 是 $m \times m$ 阶正交阵；
- U_1 是 U 的前 n 列，而 U_2 是后 $m - n$ 列；

- V 是 $n \times n$ 阶正交阵;
- S 是 $n \times n$ 阶对角阵, 其对角元 $\sigma_1 \geq \sigma_2 \geq \cdots \geq \sigma_n > 0$ 。

(这里

$$J^T J = V S^2 V^T,$$

所以 V 的第 j 列向量就是 $J^T J$ 关于特征值 $\sigma_j^2, j = 1, 2, \cdots, n$ 的特征向量。)

和第二种方法类似, 我们有

$$\begin{aligned} \|Jx - y\|_2^2 &= \left\| \begin{bmatrix} S \\ 0 \end{bmatrix} (V^T x) - \begin{bmatrix} U_1^T \\ U_2^T \end{bmatrix} y \right\|_2^2 \\ &= \|S(V^T x) - U_1^T y\|_2^2 + \|U_2^T y\|_2^2. \end{aligned} \quad (10.20)$$

同样地, 我们只需考虑第一项变零的情形, 也即

$$x^* = V S^{-1} U_1^T y.$$

记 U 的第 i 列为 $u_i \in \mathbb{R}^m$, V 的第 i 列为 $v_i \in \mathbb{R}^n$, 则

$$x^* = \sum_{i=1}^n \frac{u_i^T y}{\sigma_i} v_i. \quad (10.21)$$

尽管奇异值分解的代价较大, 但它也提供了额外的信息。当 σ_i 较小时, x^* 对 $u_i^T y$ 的扰动是非常敏感的。特别 J 接近秩亏(rank-deficient)时, 也即 $\sigma_n/\sigma_1 \ll 1$ 时, 为了获得敏感性信息而付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。

以上这三种方法各有各的适用场合。当 $m \gg n$ 时, 或者我们只有 $J^T J$ 信息, 缺少 J 信息时, 基于Cholesky分解的算法是合适的。然而, 若 $J^T J$ 的条件数不好时, 我们必须做额外的预处理。基于QR分解的算法, 用于条件数较小, 具有更高的鲁棒性和稳定性。而基于SVD的算法具有最好的鲁棒性和数值稳定性(代价也最大)。当 J 接近秩亏时, 某一些奇异值数值上就是零, 而此时

$$x^* = \sum_{\sigma_i \neq 0} \frac{u_i^T y}{\sigma_i} v_i + \sum_{\sigma_i = 0} \tau_i v_i \quad (10.22)$$

(τ_i 可以是任意系数) 仍然是(10.20)的最优解。我们通常将 τ_i 都设成零。甚至对某些特别小的 σ_i , 我们也可以直接将其当作零来处理。

注: 具体采用何种策略在实际问题中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:

- J 是否大规模稀疏;
- J 和 $J^T J$ 的存储量对比;
- J 是否列满秩;
- 模型是否参数敏感...

并没有确定的判定原则, 一切要从具体问题的分析入手。

非线性最小二乘问题

高斯-牛顿法(Gauss-Newton)

对于一般性问题(10.1)，我们仍然从其局部梯度(10.4)和Hessian(10.5)考虑设计算法。最直接的想法是应用线搜索Newton法的一个修正——Gauss-Newton法。这里标准的Newton法会求解Newton方程组：

$$\nabla^2 f(x_k) p_k^N = -\nabla f(x_k),$$

而Gauss-Newton则用以下方程组来寻找搜索方向：

$$J_k^T J_k p_k^{\text{GN}} = -J_k^T r_k. \quad (10.23)$$

注：舍弃了(10.5)的第二项。

这个方法有如下优点：

首先，

$$\nabla^2 f_k \approx J_k^T J_k, \quad (10.24)$$

但它的计算量实际和

$$\nabla f_k = J_k^T r_k$$

相当。

注：这一点是问题依赖的。

其次，有很多实际问题中，(10.5)的第一项是强占优的，此时，Gauss-Newton法的收敛率也接近Newton法。第三，注意到当 J_k 是满秩时， ∇f_k 非零，所以 p_k^{GN} 始终是下降方向，这一点很适合线搜索。由(10.4)和(10.23)，我们有

$$(p_k^{\text{GN}})^T \nabla f_k = (p_k^{\text{GN}})^T J_k^T r_k = -(p_k^{\text{GN}})^T J_k^T J_k p_k^{\text{GN}} = -\|J_k p_k^{\text{GN}}\|^2 \leq 0. \quad (10.25)$$

而当上式最后一项取等号时，由 J_k 满秩，我们立刻有 $\nabla f_k = 0$ ，也即 x_k 是稳定点。最后一点是，Gauss-Newton法的每一步，实际上是一个线性最小二乘问题

$$\min_p \frac{1}{2} \|J_k p + r_k\|^2. \quad (10.26)$$

因此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线性最小二乘算法均可以用上。而当我们采用QR方法，或者SVD方法时，我们实际上不必去计算 $J^T J$ ，而只需要 J 即可。想象一下我们如果用CG法去求解(10.26)，我们需要求解一个系数矩阵为 $J_k^T J_k$ 的线性方程组，于是我们实际上只需要实现算子作用 $J_k^T J_k$ （即矩阵乘向量运算），而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先左乘 J_k ，再左乘 J_k^T 来实现。

但这一点也不是绝对的，当 $m \gg n$ 时，直接存储 J 可能不是一个好办法（这是个 $m \times n$ 阶矩阵，想象一下你有100万个数据），此时先把 $J^T J$ 和 $J^T r$ 计算出来可能更好。我们通过一个 $j = 1, 2, \dots, m$ 的遍历，可以得到

$$J^T J = \sum_{j=1}^m (\nabla r_j)(\nabla r_j)^T, J^T r = \sum_{j=1}^m r_j(\nabla r_j). \quad (10.27)$$

当 p_k^{GN} 给出搜索方向之后，第三章介绍的线搜索策略我们就可以直接引入，比如Armijo或Wolfe条件。

注：这里跳过了一段关于Gauss-Newton法全局收敛性的证明，需要的同学自己看书。

Levenberg-Marquardt法

Gauss-Newton法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当 $J(x)$ 变得数值奇异时，作为线搜索方向可能出现收敛失败。而一个自然的解决思路是引入信任域策略。这就是Levenberg-Marquardt方法的思路。除此之外，它和Gauss-Newton法一致。对于迭代的每一步，它的子问题是

$$\min_p \frac{1}{2} \|J_k p + r_k\|_2^2, \quad \text{s.t. } \|p\|_2 \leq \Delta_k, \quad (10.31)$$

这里 $\Delta_k > 0$ 是信任域半径。也即我们实际上选择的二次模型是

$$m_k(p) = \frac{1}{2} \|r_k\|_2^2 + p^T J_k^T r_k + \frac{1}{2} p^T J_k^T J_k p. \quad (10.32)$$

以下讨论忽略下标 k 。由第四章的分析，我们知道当Gauss-Newton法的解 p^{GN} 落在信任域半径内时，它也是(10.31)的解。否则，存在 $\lambda > 0$ 使得 $p = p^{\text{LM}}$ 满足 $\|p\| = \Delta$ ，并且

$$(J^T J + \lambda J) p = -J^T r. \quad (10.33)$$

因此下面的引理可以看作定理4.1的一个推论。

引理 10.2 向量 p^{LM} 是信任域子问题

$$\min_p \|Jp + r\|_2^2, \quad \text{s.t. } \|p\|_2 \leq \Delta$$

的解当且仅当 p^{LM} 可行且存在 $\lambda \geq 0$ 使得

$$(J^T J + \lambda I) p^{\text{LM}} = -J^T r, \quad (10.34a)$$

$$\lambda (\Delta - \|p^{\text{LM}}\|_2) = 0. \quad (10.34b)$$

证明 略。

注意(10.33)实际上是线性最小二乘问题

$$\min_p \frac{1}{2} \left\| \begin{bmatrix} J \\ \sqrt{\lambda} I \end{bmatrix} p + \begin{bmatrix} r \\ 0 \end{bmatrix} \right\|_2^2. \quad (10.35)$$

的正规方程组，和Gauss-Newton法类似的，我们这里考虑一下如何避免计算 $J^T J$ 并对上述方程系数做Cholesky分解。

Levenberg-Marquardt 方法的实现

对引理10.2中的 Δ ，我们可以用第四章中介绍的求根方法寻找对应的 λ ，这里当 $\lambda^{(l)}$ 为正时，对 $B = J^T J$ 我们有正定性保证，但仍然可以通过(10.35)设计一种特殊的QR分解来提高效率和稳定性：

$$\begin{bmatrix} R_\lambda \\ 0 \end{bmatrix} = Q_\lambda^T \begin{bmatrix} J \\ \sqrt{\lambda} I \end{bmatrix}, \quad (10.36)$$

其中 Q_λ 是正交阵， R_λ 是上三角阵。

(注：算法上，即通过一系列正交变换，也即Householder变换，使得 $\begin{bmatrix} J \\ \sqrt{\lambda} I \end{bmatrix}$ 上三角化，注意这是个长方形，因此下方会出现零矩阵块。)

这种分解得到的 R_λ 满足

$$R_\lambda^T R_\lambda = J^T J + \lambda I.$$

具体的做法是通过Householder变换完成下面的分解：

$$J = Q \begin{bmatrix} R \\ 0 \end{bmatrix}. \quad (10.37)$$

于是我们就得到

$$\begin{bmatrix} R \\ 0 \\ \sqrt{\lambda}I \end{bmatrix} = \begin{bmatrix} Q^T & \\ & I \end{bmatrix} \begin{bmatrix} J \\ \sqrt{\lambda}I \end{bmatrix}. \quad (10.38)$$

左端的矩阵下方有一个子阵 λI 对应了 n 个非零，而这些非零元可以继续用 $n(n+1)/2$ 次Givens旋转变换利用用 R 的对角元消去。具体做法是：

- 用 R 的第 n 行对 $\sqrt{\lambda}I$ 的第 n 行做旋转，消去 $\sqrt{\lambda}I$ 的 (n, n) 元；
- 用 R 的第 $n-1$ 行对 $\sqrt{\lambda}I$ 的第 $n-1$ 行做旋转，消去 $\sqrt{\lambda}I$ 的 $(n-1, n-1)$ 元，但同时会将其 $(n-1, n)$ 元填充为非零。再用 R 的第 n 行对 $\sqrt{\lambda}I$ 的第 $n-1$ 行做旋转，消去新增的非零元 $(n-1, n)$ ；
- 如此自下而上，消去全部 $\sqrt{\lambda}I$ 块。

如果我们把所有的Givens变换的算子叠加作用都用 \bar{Q}_λ 表示，那么有

$$\bar{Q}_\lambda^T \begin{bmatrix} R \\ 0 \\ \sqrt{\lambda}I \end{bmatrix} = \begin{bmatrix} R_\lambda \\ 0 \\ 0 \end{bmatrix},$$

而最终完成了(10.36)的分解，其中

$$Q_\lambda = \begin{bmatrix} Q & \\ & I \end{bmatrix} \bar{Q}_\lambda.$$

注意在求根过程中，当 λ 变化时，我们不需要重做Householder变换部分（主要计算量），因此当 $m \gg n$ 时，节省了大量的时间。

最小二乘问题的一个特点是数据往往极差很大。比如某些数据可能是 10^4 级别的，而另一些却是 10^{-6} 级别。这会导致额外的舍入误差和数值不稳定。一个解决的思路是用椭球型的(ellipsoidal)信任域去代替球型的(spherical)信任域，也即将信任域问题改为：

$$\min_p \frac{1}{2} \|J_k p + r_k\|_2^2, \quad \text{s.t. } \|D_k p\|_2 \leq \Delta_k, \quad (10.39)$$

这里对角阵 D_k 实际上起着预处理阵的效果，它的构建也和预处理类似（并没有特别好的一般性方法）。注意(10.39)的解实际上满足的方程是

$$(J_k^T J_k + \lambda D_k^2) p_k^{\text{LM}} = -J_k^T r_k, \quad (10.40)$$

或等价地，线性最小二乘问题为：

$$\min_p \left\| \begin{bmatrix} J_k \\ \sqrt{\lambda} D_k \end{bmatrix} p + \begin{bmatrix} r_k \\ 0 \end{bmatrix} \right\|_2^2. \quad (10.41)$$

这里 D_k 可能在迭代过程中不断调整。这个算法的具体讨论已经超出本书范围，并进入优化算法的科研前沿，有兴趣的同学请自行参阅Seber和Wild[280]等文献。

当 $J(x)$ 矩阵是稀疏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在整个算法过程中，特别是求解(10.31)或(10.39)过程中要保持矩阵的稀疏性。这时可以考虑引入CG法的策略。这时用 $J_k^T J_k$ 代替真实的Hessian阵就有了更进一步的意義。

LM方法的全局收敛性基本上是信任域收敛性的一个特例，我们不再详述，感兴趣的同学自己看书（这里跳过了一节）。

高残量问题的方法

如果 $r(x)$ 相对而言不是一个小量，那么在 $\nabla f^2(x)$ 的第二项就不能舍弃。于是我们之前讨论的Gauss-Newton和Levenberg-Marquardt方法都失去了前提。这时唯有回归Newton法或拟Newton法。然而后者的工作量确实很大。一个合理的策略，就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混合(hybrid)法。也就是当残量变小时，启动GN或LM方法，而当残量变大时，启动Newton或拟Newton法。这些问题都已经涉及前沿领域，发表的方法很多，但是否符合你的实际需求则需要自己判断。Fletcher和Xu在[101]中给出的思路是维持一个正定的Hessian阵的近似， B_k 。如果GN方法在一步当中对 f 有一个显著的下降（用一个固定的因子决定），则采用一步GN方法的结果，并将 B_k 用 $J_k^T J_k$ 覆盖（因为拟Newton法需要上一步的Hessian近似）；否则，就以 B_k 计算一个拟Newton方向，并用线搜索方法得到 x_{k+1} 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始终采用类似BFGS的方法迭代得到新的 B_{k+1} 。这个方法在实际计算中表现不错。

第二个混合的思路是直接对

$$S_k = \sum_{j=1}^m r_j(x_k) \nabla^2 r_j(x_k)$$

展开类似拟Newton方法的递推估计，比如Dennis, Gay 和 Welsch [90]给出的公式如下：

$$S_{k+1} = S_k + \frac{(y^\# - S_k s) y^T + y(y^\# - S_k s)^T}{y^T s} - \frac{(y^\# - S_k s)^T s}{(y^T s)^2} y y^T \quad (10.43)$$

其中

$$\begin{aligned} s &= x_{k+1} - x_k, \\ y &= J_{k+1}^T r_{k+1} - J_k^T r_k, \\ y^\# &= J_{k+1}^T r_{k+1} - J_k^T r_{k+1}. \end{aligned}$$

正交距离回归(Orthogonal Distance Regression)

这种思想基于这样的假设，即我们的回归是“正确的”。也就是 $\phi(x; t_j)$ 和 y_j 的不一致主要是由输入和输出的扰动决定的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设法在最小化“误差投影”的意义下得到参数回归估计。也就是，假设

$$y_j = \phi(x; t_j + \delta_j) + \epsilon_j, j = 1, 2, \dots, m, \quad (10.44)$$

这里 δ_j 和 ϵ_j 都是未知的小扰动。而回归的具体模型为

$$\min_{x, \delta_j, \epsilon_j} \frac{1}{2} \sum_{j=1}^m \omega_j^2 \epsilon^2 + d_j^2 \delta_j^2, \quad \text{s.t. (10.44)}. \quad (10.45)$$

这里 ω_j 和 d_j 称为权重(weight)，一般从模型或经验获得（嗯？！神经网络警告...）注意这里(10.45)将(10.44)当作约束。

要解决上述问题，我们实际上需要求解的无约束问题如下（其实一直有一点超纲，这些都是约束优化的方法）：

$$\min_{x, \delta} F(x, \delta) = \frac{1}{2} \sum_{j=1}^m \omega_j^2 [y_j - \phi(x; t_j + \delta_j)]^2 + d_j^2 \delta_j^2 = \frac{1}{2} \sum_{j=1}^{2m} r_j^2(x, \delta), \quad (10.46)$$

其中 $\delta = (\delta_1, \delta_2, \dots, \delta_m)^T$ ，以及

$$r_j(x, \delta) = \begin{cases} \omega_j [\phi(x; t_j + \delta_j) - y_j], & j = 1, 2, \dots, m. \\ d_{j-m} \delta_{j-m}, & j = m+1, \dots, 2m. \end{cases} \quad (10.47)$$

现在(10.46)已经成为一个 $m+n$ 维（ δ 也是未知量）的最小二乘问题，我们可以用之前提到的所有方法去求解。但是直接求解这个问题的代价有点大。

好在(10.46)的Jacobi矩阵是有特殊结构可以在CG或LM方法中加以利用的。注意到

$$\frac{\partial r_j}{\partial \delta_i} = \frac{\partial [\phi(x; t_j + \delta_j) - y_j]}{\partial \delta_i} = 0, i, j = 1, 2, \dots, m, i \neq j,$$

且

$$\frac{\partial r_j}{\partial x_i} = 0, j = m + 1, m + 2, \dots, 2m, i = 1, 2, \dots, n.$$

以及对 $j = 1, 2, \dots, m$ 和 $i = 1, 2, \dots, m$, 有

$$\frac{\partial r_{m+j}}{\partial \delta_j} = \begin{cases} d_j & i = j, \\ 0 & \text{其它}. \end{cases}$$

因此, 我们可以对Jacobi矩阵做如下分块

$$J(x, \delta) = \begin{bmatrix} \hat{J} & V \\ 0 & D \end{bmatrix}, \quad (10.48)$$

其中 V 和 D 是 $m \times m$ 阶对角阵, \hat{J} 是 $m \times n$ 阶矩阵, 是函数 $w_j \phi(t_j + \delta_j; x)$ 关于 x 的偏导数 (Jacobi 阵)。Boggs, Byrd 和 Schnabel[30] 建议用 LM 方法去求解(10.46), 而对应(10.48), 将步长和残量都做对应划分:

$$p = \begin{bmatrix} p_x \\ p_\delta \end{bmatrix}, r = \begin{bmatrix} \hat{r}_1 \\ \hat{r}_2 \end{bmatrix},$$

于是对应的正规方程组为

$$\begin{bmatrix} \hat{J}^T \hat{J} + \lambda I & \hat{J}^T V \\ V \hat{J} & V^2 + D^2 + \lambda I \end{bmatrix} \begin{bmatrix} p_x \\ p_\delta \end{bmatrix} = - \begin{bmatrix} \hat{J}^T \hat{r}_1 \\ V \hat{r}_1 + D \hat{r}_2 \end{bmatrix}. \quad (10.49)$$

注意到右下角这块 $V^2 + D^2 + \lambda I$ 是一个对角阵, 因此 p_δ 的计算是容易的。也就是我们实际上只需要求解一个 $n \times n$ 阶的线性系统即可。